

一盏灯火千年明

□邢帆

“一年明月打头圆”，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满月之夜——元宵节到了。这个始于汉代、兴于唐宋的节日，两千年间始终以灯火为底色，以团圆为主旨，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元宵节的重头戏，自然从一盏花灯开始。

早在宋代，元宵灯市就非常热闹。范成大在诗中写道：“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腊月刚刚结束的时候，街上的灯就会挂起来，人们也早就开始准备过节了。到了元宵那天晚上，那景象更是壮观。卢照邻站在长安街头，看着满城的灯火感叹，彩灯如繁星落地，光辉似月照高楼。连天的彩灯，远看就像天边飘落的星河，近看又像依偎着楼阁的明月。人间的灯光和天上的星辰，在此时此刻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人间，哪里是天上。

灯月交辉之夜，游客如织。苏味道笔下的长安城十分热闹，“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平时紧闭的城门在节日期间敞开，人们都涌到街上来。马蹄扬起尘土，明月一路伴随，游春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边走边唱着《落梅》。欢乐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深夜，人们不禁感叹道：时光，请慢一点走。

热闹属于多数人，而浪漫只属于两个人。

辛弃疾的一回眸，惊艳了岁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寻找了千百次，早已筋疲力尽，转过身去，却看见那人静静地站在灯火微弱的地方。元宵节给有情人带来惊喜，是最好的礼物。欧阳修的相逢最后是以遗憾告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去年的今天还很美好，今年只留下“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灯火依旧、月华依旧，只是身边的人少了。

有的人在这个夜晚遇见了爱情，也有的人在这个夜晚尝到了孤独。李清照晚年住在临安的时候，每逢元宵节就会想起以前在汴京过节的情形。那时她正值青春年华，每年元宵节都会精心打扮，与女伴们争奇斗艳。现在呢？容颜枯槁，头发斑白，不敢在夜深人静时出门。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害怕满城的灯火会把物是人非的一切都照亮，所以婉言谢绝了“酒朋诗侣”的邀请，一个人躲在帘后，听着别人说笑。

热闹也好，冷清也罢，元宵节总是离不开一碗热腾腾的汤圆。宋人周必大在《元宵夜煮浮圆子》中写道：“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雪白的糯米圆子在沸水中沉浮翻滚，最终一个个浮出水面，像珍珠、像星星，更像一家人围坐时的笑脸。元人符曾对“马家汤圆”念念不忘：“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据说马家的滴粉很好，在灯会那天吃汤圆的时候，读到这些诗句，仿佛也能闻到桂花和核桃的香味。

明代才子唐寅的元宵节则多了几分风流潇洒。有灯无月不欢，有月无灯不是春。春来人间人如玉，灯下月明月似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在他看来，良辰美景如果不斟上美酒畅怀大笑的话，那真是辜负了这美好的春光。

千百年来，元宵节的灯火依然明亮，汤圆也依旧甜美。翻开发黄的诗卷，可以与苏味道一起欣赏那夜火树银花绽放的美丽，也可以和辛弃疾一同回忆那一刻的喜悦，还可以同李清照体味物是人非的凄凉。

今夜万家灯火又亮起的时候，一碗汤圆被端上餐桌，古老的诗词也悄悄地回到了心中。千年的光阴只是一盏灯的明灭间，而我们则永远站在灯火阑珊处，与古人遥遥相望。

元宵节，又称“灯节”。在这一天里，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唐代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描述了元宵燃灯时的盛况：大街小巷，游人如织，万盏花灯齐放，流光溢彩，与明月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景象。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外公双手灵巧，擅长编织竹器，扎花灯更是不在话下，只需几条竹篾、几根细铁丝、几张彩纸、一小截蜡烛，就能做出各种样式的花灯，花篮灯、南瓜灯、鲤鱼灯、生肖灯等，无不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乡村的花灯用料简单，取材方便，一般以竹子为骨架。经霜被雪后的竹子，质地脆硬，要提

前处理好才方便使用。老家屋后有一片竹林，一年四季生机不断，是我和玩伴们的欢乐小天地，也是外公编织竹器时的常用取材地。外公随手砍来几根竹子，用篾刀把竹子劈开，削平竹节，再剖成细细长长的小篾片。竹节硬实，需要放在火上烤一烤。经火烤后的篾片，柔韧性好，便于弯曲折转成型。

外公构思好花灯的大致造型后，就开始扎骨架。外公两手下上下左右翻滚，穿插、拉伸、扎实，轻巧的篾片就在他的手中欢快地跳跃起来。外公扎的骨架，外形线条柔和，造型凹凸有致，网格疏密有度，有的地方扎得密实，有的地方留有空隙。不到半天，一副花灯骨架就成型了。

骨架扎好后，需要在底部放置一小截蜡烛，在骨架外层糊上一层薄薄的彩纸，再贴上喜庆的字画作为点缀，一盏漂亮的花灯就制作完成了。

外公经常尝试制作新的花灯样式，赋予花灯不一样的意趣。记得有一次，他在花灯底部安装了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灯座。到了晚上，当我提着花灯跑起来的时候，就像有一条火龙在灯笼里不停地盘旋游走，可爱极了。我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中度过一个美妙的元宵夜。

外公告诉我，花灯不仅可以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同时也可以给年后启程外出的亲人们送行，用一盏盏火红红的灯笼，照亮亲人们的漫漫旅途。我才明白，花灯的美并不只在于好看好玩，还蕴含了暖暖的人间情意。

乡下人喜欢把花灯高高挑起，挂在小院的四角，或者挂在院子中央的树上。一盏盏点燃的花灯，把月下夜的农家小院映照得火红火热的，原本清苦的乡村岁月变得可亲起来。

孩童们喜欢提溜着花灯满村子走，他们时而排成一条长龙，时而围成一个圈，蹦蹦跳跳，雀跃不已。在孩童们的眼里，什么月色清朗、什么星河辽阔，都太遥远，只有手中的花灯最璀璨、最温暖。那时候，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快乐真的非常简单。一盏小小的花灯，照亮了多少人回家的路，温暖了多少人的童年岁月。

纸竹开花灯灿灿，红红火火过元宵。几张彩纸，几根竹片，在灵巧的手里开出了一盏盏明亮的花。花灯寓意吉祥，它不仅凝聚了人们美好的生活愿景，传递了温暖的祝福，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展现了民俗文化的无限魅力。

爸爸，“月亮”怎么吃？

□瞿杨生

元宵夜，饭桌上的青瓷碗里，浮沉着几颗莹润的元宵，热气袅袅地往上旋。孩子凝神间停下小勺，望望碗里，又扭头看看窗外那轮被薄云笼罩着的、朦胧的满月，眼睛里闪着光，认真地问：“爸爸，我们是在吃‘小月亮’吗？”

我先是一怔，随即心里宛若被这童稚的话轻轻撞了一下，漾开一片柔软的暖意。“它们可真像，都是圆滚滚、亮堂堂的。”我笑着顺着他的手指看向碗中，“不过你知道吗，它们古时候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浮元子’。”孩子立刻被这新鲜词吸引了。我开始慢慢讲起：“你看它们在锅里，起初

沉在底下，犹如含羞抱团的玉珠；水滚了，它们逐渐松开了怀抱，跟着漩涡悠悠地转，试探着，嬉闹着，最后才一个个心满意足地浮上来，露出圆满莹润的脸。‘浮元子’说的就是这个有趣的光景。”

这“圆”字，一下子把我们的目光牵到了窗外。我指给他看天上的玉盘：“你看，月亮一年到头都在变，而在十五夜最圆。古人觉得，在最圆的日子看着同一个月亮，哪怕分开再远，心里也是团圆的。”我换了他能听懂的话说，“就像现在，爷爷奶奶在老家，我们在城里，可我们看着同一个月亮，就像吃着一样的元宵，心里自然觉得是在一块儿了。”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目光在天地间来回，仿佛在确认那无形的连线。

孩子的想象一旦起飞，再也收不住了。他兴奋地用勺子点着碗：“那这个黑芝麻馅的，是黑夜月亮！这个花生馅的，是斑点月亮！”孩子这番关于“月亮”的奇想，把我们都逗乐了。一直微笑着静听的外婆，这时才不紧不慢地开口，声音里满是旧时光的暖意：“我们小时候啊，还管它叫‘元宝’呢，吃了它，讨个一年的好彩头。”三代人关于同一种食物的记忆，在这张饭桌上轻轻碰在了一起，如同不同的溪流，汇入今夜这碗温暖的汤里。

说笑间，我们开始品尝。我用瓷勺舀起一颗，轻轻吹开热气，咬下半边。那柔糯的外皮裹着饱满流心的黑芝麻馅，甜香立刻弥漫开来。我看着对面的孩子，正撅着小嘴，仔细地吹凉他的那颗“小月亮”，神情专注，恍若在完成一件大事。这一刻，我忽然觉得，那些厚重的诗书与遥远的传说，并非锁在古老的匣子里；它们就活在此刻，活在这碗寻常的烟火气中，被孩子一句天真的问话轻轻唤醒，也活在一家人的笑谈间，完成了一次最自然的传承。

窗外的一轮明月，静静地移过了窗棂，清辉洒落一地。窗内的我们，分食着碗中的“小月亮”。天上月圆，碗中“月”甜，这中间连着一道看不见的线，线的一头是千百年的遥望与吟唱，另一头是今夜这间小屋里的温暖与遐想。孩子终于把元宵送进嘴里，眼睛满足地眯成了月牙儿：“爸爸，‘月亮’是甜的。”我笑着点头。是啊！今夜，这甜在舌尖化开，这暖从手心传到心里。团圆，就是这般可以真切品味和握住的温度。



纸竹开花闹元宵

□王同举



吃元宵

世间万物原本都散落在各处因为缘分，才聚在一起就像这元宵因了一双暖心的手糯米粉、芝麻和花生才能相拥

圆，并非与生俱来需要撮合需要反复揉搓甜也并非糖的一己之力源于生活熬煮一碗元宵下肚一年才算真正圆满

这个日子以最柔软的姿态迎接归人我们不说思念只说赶紧，趁热吃

赶庙会

锣鼓声撞开元宵的晨雾人潮顺着街巷涌动糖画的甜香漫过鼻翼老艺人握着铜勺闪着烟火

舞狮跃过人群红绸翻飞，踩响岁月的节拍孩童撞风车追着风奔跑红纸剪就的吉祥贴满岁月的窗香火在古寺的檐下缭绕祈福的心愿轻得像檐角的风铃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把寻常日子喊得热气腾腾

我们在人潮中穿行接住细碎的欢喜也接住人间的温暖庙会，元宵最浓的注解藏着烟火也藏着岁岁年年的祈祷

观花灯

夜色是巨大的宣纸千万盏花灯是流墨的暖色竹骨撑起的轮廓在晚风里轻摇人间烟火官灯庄重，走马灯流转灯火踉跄追着孩子的脚步

光，不再是天上的专利它落到人间化作了触手可及的星星抬眼，满目璀璨垂眸，灯影成双每一盏灯都住着一个祈愿每一束光里都站着一个归乡的人

在灯海里穿行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又被灯火缩短今夜，不谈离别只看繁华流动的光请把归途照得通明

猜灯谜

红纸剪成的谜面悬在灯畔像一串串待解的心事在风里招展这是文字的速藏是古人留给今人的温柔博弈有人蹙眉沉思有人豁然开朗谜底揭开的瞬间，总有一声惊叹

或为一物或字间暗藏禅机灯光落墨迹也落在猜谜人含笑的眉眼间赢了，带一份小欢喜输了，也笑容满面

生活亦是一盏亮亮的灯笼谜面是当下的奔波谜底是未来的圆满你我皆是猜谜人于灯火阑珊处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元宵 (组诗)

□周益民